朱子語類

廿三四

論語

爲政

仁13
775
10

論語五

為政篇上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言以字為政
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
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
其所好則民不從義剛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
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時舉

○鄭錄云德是得之於我者更思此意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欸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堃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錄

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發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同衆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可學

衆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之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地樞不動者正樞星位

樞有五星其前一星明者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子其二家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

問北辰北極也不言極而言辰何義曰辰是太星又云星之界分亦謂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箇界分極星亦微轉只是不離其所不是星全不動是箇傘腦上一位子不離其所因舉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

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銖 北辰論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以為極不可無個記認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極紐如那門笋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甚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椿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入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據上渾儀可見曰是直鄉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存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

處邪不深玆北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貫居中兩頭拄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入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即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徬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寓

問謝氏云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謂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

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中謂始以管窺其極星不入管後旋大其管必見極星在管絃上轉一之

子上問北極曰北極自是北極居中不動者史記天官書一見謝顯道所說者乃北斗北斗固運轉也璘

問朱注云德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政自是人服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義剛○集注

行道而有得於身常說作心諸經注皆如此又曰占人

制字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㑹
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
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
有得於身曰如此較字固真箇是得而不失了義剛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
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
為明作

問為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只得做如何不
做得只是不生事擾民但為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
此德便要民歸我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
大覺以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但聖人行德於上而民
自歸之非有心歎民之服也㑹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
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
向處只在德上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
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
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恪。賀孫錄云子善問為政
然不為但以德則自然感化一本見其有為之迹耳

問鄧漢臣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是如何漢臣對德者有道
於身之謂自然人自感化曰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
盡只說無為還當無為而治無為而不治這合看得政
者正也帥以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方與譬比
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鄧因舉集注中所備錄者
曰下面有許多話却亦自分曉賀孫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已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是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

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

居父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太緊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寂深思主心上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以懲創人之逸志祖道
問思無邪曰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
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植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
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
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
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
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道夫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美為可
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
則桑中溱洧之詩果无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
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

作此以誡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
於做出此詩来使讀者有所愧恥方以為戒耳呂伯恭
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若以為放是放其聲而不
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
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
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
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
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
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
詩也其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
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
自未必是何必泥乎璘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簡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温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矣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予詩只是淫奔父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詩若以為刺則是挾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

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白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頌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據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若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亦不止乎禮義若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同學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此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伯恭當時大約說

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以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取來看却只是說得序通某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尚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

說甚麼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八十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群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我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常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善惡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箴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王中

問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戀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
刺戀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
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得
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
刪得如此多賀孫

閎祖集注以爲凡言善者豈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豈以
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
有善有惡固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豈以該之上至
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
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
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豆以當
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
何必詩曰它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
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道夫集注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而懲惡其用皆要使人
無邪而已云云曰便是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情性之
正如關雎一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
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人言
夫子刪詩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往往只是刊定聖人言
當來判定好底詩便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使
要起人羞惡之心又曰詩三百篇雖桑中鶉奔等詩亦
要使人思無邪一句可以當得三百篇之義猶云三百
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然未若思
無邪一句說得直截分別南升○時舉錄別出

文振問思無邪曰人言夫子刪詩看来只是採得許多詩
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来刊定好
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懲創人之
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
却言三百篇詩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 時舉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溱奔之詩只
刺溱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邪氏
事無所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或欲輕率它作
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 寓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
但逐事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
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
于其室此無邪思也出於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
我思存緇衣蓁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
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
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溱奔之詩
如何曰溱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
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廣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 明作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
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
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
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僞自無邪若有

時也自入不得賀孫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宜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時舉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況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子細思量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賀孫

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義剛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中間微有此種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蘿録別出胡泳○個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此種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又曰思無邪有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蘿個

問思無邪誠也曰人聲音笑貌或有似誠者然心有不然

則不可謂之誠至於所思皆無邪安得不謂之誠雙峯
饒氏潘子善問詩三百章遂語諸生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
何只着一箇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字不可
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思無邪誠
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
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
誠賀孫

義剛說思無邪集注云誠也之意先生曰伊川不是不會
說却將一箇誠字解了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亦有事
無邪者然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
又曰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閔雎便是說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
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
邪一語豈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
之意義剛

林問思無邪曰人之踐履處可以無透失若思慮亦至於
無邪則是徹底誠實安得不謂之誠人傑

李兄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
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僞得來底思
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
性之正卓

問思無邪曰只此一言當盡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
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
亦只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

之所以為教寓○老氏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某疑不然不知教詩人上說思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揔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故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思而於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著力煞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傳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頼子傳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寓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是人傑○去偽錄云此一句出處止百篇之義故舉以為說餘同

楊士訓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礼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辭若自無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傳

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抵守着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謂之思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遊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處求知斯可矣謙

毋不敬思無邪毋不敬是渾然底思是已萌此處只爭此可學

上蔡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萊詩記編在擗初頭着它意只說得箇詩可以怨底意如何說思無邪賀孫

思無邪如平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亦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太夫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潤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大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遠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作問周子說思無邪皆無心而思無心恐無緣有思曰不成

三代直道而行人皆無心而思此是從引三代直道便誤認了耳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道之以德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格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心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賀孫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着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之使贊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人之合法度而已相道

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綱說禮便自有箇中制贊者可以俯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龍統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亮聲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子蒙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

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季札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或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一之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閑防之意故民不從又

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又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南升○論全章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恥不待上之命也鏞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

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来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斂

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使之知其冠婚喪祭之儀尊卑小大之別教化既知德禮之善則有能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猶又不知恥矣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卓

道之以德集注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

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注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明作○集注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恥於不善而至於善矣人傑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

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彊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彊者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覇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覇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做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覧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此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做這些欺天下看它來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 賀孫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工夫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太緊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

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問聖人十五志學工夫只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札季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炎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地時舉

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恁地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淳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賀孫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惑却相似壯祖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德明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

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它本原一線来處便是天命
特舉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曽不惑曽知天命否方是切已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天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聖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攷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裏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卓

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洞然它人用力久亦須會到爲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勵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淳

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

命天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来處又曰因甚恁地知得来處節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一之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此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義剛

問聖人生知安行所謂志學至從心等道理自幼合下皆已完具云云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自有進處故如此說聖人自說心中事而今也不可知只做得不可知待之立是大綱處把得定否曰立是事物侵奪它不得須子細看志是如何立是如何問伊川謂知天命而未至命從心方至命此說如何曰亦是這知天命是從不惑来不惑是見道理恁地徹淳(○按論全章)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来處恁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来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劄)

曼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来就立上

便討箇不感底意思来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
能有立立比不惑時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
事理不惑了然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
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楫
叔蒙問看来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
志久交卸了又問五十知天命曰初来是知事物恰著
知此到矣命却是知箇原来都知了當之間此章聖人
自是言一生工夫効驗次第如此不似大學格物誠意
正心脩身是隨處就實做工夫處否曰是聖人將許多
鋪攤在七十歲內看来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寓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于
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
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正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
只是這箇間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賀孫

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做來便
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
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
惑五十知皆自天命来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如行之而著
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兩節不可躐等後周

耳仁父問十五志于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
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字
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
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餅

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相似立與從心不踰矩相似又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疑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 僩

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注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有未不惑而能守者曰自有二節自志學至於立是知所向而未網把捉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捉裏面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之極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 伯羽

問十五志于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是說到底地位間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着土漸漸地生將去間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閒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皆馳那裏久關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胡泳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

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勺舞象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做為之不厭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為他物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更無所疑五十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未見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惑者見事也知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問不惑者是知其然知天命者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得皆天命天理又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耳順是知從心所欲又是行下面知得小上面知得較大下面行得小上面又行得較大子蒙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躰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甚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畧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

有益 壯祖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忘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季札

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入言語更不用思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須是志念常在於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至猶有時而惑在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必有所從來 知天命是知其所從來也上蔡云知性之所自出理之所自來最好 璘

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於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可學

裴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道夫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蕭

或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 柄

所謂以類而推只是要近去不要遠了如學者且只是做學者事所謂志學與立猶易理會至耳順以後事便去測度了 上殺

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至不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初命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如命有德討有罪皆是天理合如此耳順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矣又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為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来 錄此下云但人有以陷溺其心於是此理不明 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剝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来而已 明作○錄注同○集

問聖人凡謙詞是聖人亦有意於為謙抑矣時自不見其觧只是人見其為謙耳曰聖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

淳舉東萊說聖人無譏本無限量不曾淳曰此說也
略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絶無此也不淳聖人常有
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
却不曾伐淳

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設說聖人
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太緊聖人元
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
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
不惑植 集義

問十五志于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程子云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如何曰這事遠難說某嘗解孟子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曰知此者為盡心能此者為
盡性問窮理只是這箇道理到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
欲不踰矩時又是爛熟也問所學者便是格物至於天下底事而立至不踰矩便是
進學節次否曰然問橫渠說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如何曰據五十而知天命則只是知
得盡性而已又問盡性恐是盡已之性然後盡人物之
性否曰只是一箇性不須如此看又曰自聖人言之窮
理盡性至命合下便恁地自學者言之且如讀書也是
窮理如何便說到盡性至命處易中是說聖人事論語

知天命且說知得如此未說到行得盡處如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這便是說盡性至命要說知天命分曉只把孟子盡心知性說問四十不動心恐只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是不惑知言處可見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强把捉得定問橫渠說不踰矩如何曰不知它引夢周公如何是它自立一說竟理會不得問范公說從心所欲養血氣如何曰更沒理會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一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嘗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知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乘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模樣

孟懿子問孝至于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銖

予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盤盂氏不可不知南升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都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淳

生事葬祭之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去看時亦有此意思如此故某於未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偏於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更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儘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恐煞繫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

人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久
硬歇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厝因言書儀中冠
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
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
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燕四礼中冠禮最易行
又是自家事由已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
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為喪祭之禮皆緊細之甚
且如入遺奠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
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
自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習之者笑且莫
管至於執事者亦皆恐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
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
孝如此可以為孝矣賀孫 以下武伯問孝
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
不義不曾照管得疾了明作
問集注中新說意旨如何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皆後
一句相似全用上添一句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
父母之心如此便也自不為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多添
一之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愛
於親為難曰人子胷中纔有此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
順氣象此所以為愛親之色為難寓 以下子夏問孝
問胷字或訓則或訓嘗何也又詩中惛字訓曾不知一音

耶二音耶曰除了人姓皆當音在增反凡字義云某之為言某也者則是音義皆略相近嘗與則意亦略同廣叔蒙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集注云此為懿子發者告衆人者也若嘗答孟武子子游語亦可謂之告衆人曰無違意思闊若其它所告却就其人所患意思多然聖人雖是告衆人意思若就孟懿子身上嘗自是大段切雖是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

賀孫○集注論四章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告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告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賀孫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廣

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必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義剛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拼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

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歎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予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過不敬何以別乎敬太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太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明作

問色難有數說不知孰是曰從楊氏愉色婉容較好如以為承順顏色則就本文上又添得字來多了然而楊氏說文學處又說遠了如此章本文說處也不道是文大多但是承歎不足耳孔門之所謂文學又非今日文章之比但子游為人則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灑掃應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又曰謙氏說此章甚善但子夏拘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答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俏羽

問未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神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恪之偏俱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

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把做事小心畏謹不敢漫道）

問告子游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為孝敬時模樣如何只說得不濟事南升

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方

語類二十三卷終

論語六

為政篇下

吾與回言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嘆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前或問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謂甚麼惜乎其不博也廣輩已自說了畢竟要見顏子甚與聖人契問者無言文蔚曰孔子博文約禮他以文約他以禮他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所以於聖人之言無所不契曰孔子未嘗文約禮之前又如何文蔚曰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曰何處是他具聖人體段文蔚無答曰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

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第一釐孔子只點他這此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文蔚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淳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及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麽幾有箇着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便是箇私處僩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僩

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獃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發明其意義似不獃如克己復禮他便知得克己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卓

不違如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但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明作

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

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壯祖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此之謂也蕭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些子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麼處便不足以發義剛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一丁杏似箇愚者及退而觀

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制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豪不似祖道

亦足以發謂其能發已之言若不悱不發是以此而發彼也引而不發是引弓而不發矢也用字各有不同人傑

如子貢子夏是曉了較不甚問辯若它人則三番四番說都曉不得獨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當思量它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則它便曉得若其他人不曾見則雖說與它它也不曉義剛

問顏子深潛淳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底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壽集注）○

問顏子深潛淳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義剛）

問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麤說時亦足以發一句上南升

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言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机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便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透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着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了又却不曾離了大經大法可往而往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仕時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其於克已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个个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之樂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趯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却趯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查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自然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

隣於生知者也一之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一之

嗇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与先生所說不同曰便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謂天理昭著便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必問只恁做且如對人言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必問只恁地悠悠漫漫雖然恁地說自將這言語無落着了到得顏子聖人與說一句他便去做那一句賀孫。以下諸說

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見皆是也又曰私字似閎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意只是初間与面言一似箇不通曉底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為又足以發明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已復禮因說范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其果然克已復禮氏說私字作與門人言恐不是謝氏以不違作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又較深只是無所不說便是

不違 賜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時舉。義剛録云觀人固是如此觀己亦當如此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自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可及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徒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

樂處便是誠実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强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更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資質好南升

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己而讀書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强者故又觀其所樂端蒙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善然

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似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視過知仁可見
壽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視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粒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彼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遂寢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明作

視其所以一章炎問視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瞭是炎

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徹意思來處如何知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不為利者視其所以以用也為也為義為君子為利為小人方是且

粗看如有一般人只安常守分不恁求利然有時意思亦是求利察其所安又看他心所安穩處一節深一節

淳集註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強勉有所為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為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慮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集註下得樂字不恁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弄傲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弄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所謂知言窮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蓋互舉也又云知人亦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得明作問觀其所由集註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謀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廣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

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且如要從師須着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何不好遽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信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必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鑿定是好人不好底鑿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仔細若不因公問其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得當十便不是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到這裏所由只是箇大槩所由便看他所從之道如為義為利又看他所由處有是有非至所安處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須着自反看自家所以所安如何只是一箇道理呂氏以所以作所由處所由作所經由所安作卒所歸宿却成前後事非是一

時觀人不必如此說又問觀其所由以視其所以者只是觀人之凡日所由者便看他如何地做且如作士一人作商賈此是所以至如讀書為利時又也不好如孝與忠若還孝而至於忠而至於陽交于不義忠而至於阿諛順旨其所以忠與孝則同而所由之道則別問曰如小人為利便是不好了又更觀其所由做甚曰為利固是為利畢竟便有一節話若還看得只是這人了更不須看 集義

温故而知新章

温故而知新義據

温故知新謂温故書而知新義也

温故方能知新不温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嚩

問温故而知新曰是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鉢

温故而知新朱其語意乃為温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温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温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得又要知新惟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剛

問温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于已者若温故而不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温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乎曰然又問不離温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一之

問温故知新曰道理即是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温習

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溫字對玲字如一杯羹在此玲了將去溫來又好（兩升）

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明作○集註只緣這箇炙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炙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義剛

溫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只是一件事却有兩箇義理如溫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日知其所亡做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却有兩箇義理如溫故而知新乃溫故以前事日知其所亡乃溫故以後事業相似便方始月無忘其所能乃禾有如今日方做事業相似便方始月無忘其所能乃知新似倒說了日知其所亡乃溫故也既溫故而知新謝氏說溫故知新又說得高遠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為師作只此一句可師不如

便把做為師之師看此一句只說是人若不能温故知新便不可為人師守舊而不知新義便不活不足以應學者之求若温故而知新則後此儘推得去呂氏說師尚多聞只是泥孟子之語孟子初間也且恁地說呂氏便把来作引證不得大率聖人之言語閣被他把做恁地說也無礙理處幹集義

仁父問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一事可師切有味翁同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一句若温習舊聞則義理日通無有窮已若記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多雖是聞得多雖是千卷萬卷只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然而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恁地師却不說是孔子這般

師兼是這幸意只為世上有不温故知新而便欲為人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以為師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證人不如此而遽欲為師者伊川却只認這意一向要去分解以此知讀書須著仔細伊川恁地于夫也自有這般處聖人語言極精密無此子偏重亦無此子罅漏如說一言而喪邦有諸曰唯其言而莫之違只消如此說亦得便須說道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喪乎一言而喪邦乎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看来也似好聖人便問他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以直報怨只是依直報之恰如無怨相似且如人有此侵我處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與他理會教是便了賀孫問以德報怨非獨說道無以報德只是以德報怨

也自不得曰如此只是偽只是不誠賀孫

君子不器童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元是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窶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攙亂反正與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于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体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愛孫錄云体無不周用必於聖人者也）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入能）

君子不器專言有無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獲此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聖人壽昌

問君子不器之貞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貫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質正是此意壯祖

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

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 南升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曰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換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說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宜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底意他把來驅駕作文字便說得偏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中有病因問具體而微曰孔子真箇小集義。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集義。問范氏謝氏說如何曰天下道理皆看得透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明何器之有如范氏說也說得去然不消如此謝氏說得意思也好推其極乃大底不器伊尹

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誠不肯學他底了一之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此為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君有此德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說無事於言人傑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夔孫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上君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發也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南升

君子尚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周是無不愛比是私也相比或二人相比也是楠

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偏人一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滯在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偏忠信為周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箇人又合如何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偏周是公底比比也如為臣則忠為子却不能孝是私底周周是無所偏比不周偏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親按忠信為周他錄別有一定說一〇

厚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

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自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南升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通之謂比便小所謂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用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

以比字爲義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義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卓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徧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黨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明作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己所以爲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夔孫

問註周言普徧豈泛愛衆而親仁之意歟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而已寓

問註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小人之私節

問註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須著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著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著如此方得恪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曰忠信為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無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

私義集

問范氏說忠信為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比是私底周周一邊背了一邊周則意思如照管得到極其至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是亦居也一之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固理便去講要識得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箇書便去

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為危殆曰大學劾他聖賢做事南升

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恰如何學字甚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自然便不安穩淳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濟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

明作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植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著落錄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入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殆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臭

凡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東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何處去射也如何得○集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愽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愚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其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餘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攄其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賀孫

問思而不學則殆註身不親歷所謂親歷豈講求義理與躬行處均為親歷乎曰講求義理又似乎思但就見定事上學去話間因語及其人曰此正思而不學之人只一向尋空去凡事須學方能進步集註非定本○寓

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覓得他疑處因問楊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面博學力行自是兩件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若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心不穩當然後推到行處問罔字作欺罔無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意問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便是其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居

如何曰只是不安幹集義○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若從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攻治之攻較穩幹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氾問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淳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痛痛却得也是自家眼自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未見他不何如後來上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殘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盡○集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爲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爲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賀孫

問集註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 淳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會深愈是害人

攻乎異端章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他只如墨者夷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得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惑人此事難說觀其書可見 明作

与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 淳 廉義

由誨汝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鉢

問知之為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合於已雖於夫子亦聵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此雉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尽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

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廣

徐問上蔡之說如何曰上蔡說未是其說求為過高要之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時舉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節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方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闕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時舉

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

孝是也然就已上已復禮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為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大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疑處否曰固是義剛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賀孫

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廣

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於祿之心耶銖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

能謹其餘則必有寡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輕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旨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祿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子張學干祿夫子答之者聞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了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餒在其中學本是要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明作

問子張在聖門忽然學干祿聖人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是脩其天爵而人爵自至曰脩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此意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時舉錄作聖人之心只教他謹言行凡帶祿說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或作期而

自至之謀如耕本是求餘却言餘在其中父子相為隱直却在其中又為前面也說得深了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南升。時舉錄小畧

于張學于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于却不得于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于也不教他莫于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此而得彼之義如耕也餘在其中之類皆是君子求其在己而已然而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于而自得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豈是要計較他不遺不後後方為仁義但是為仁義時便自恁地這雖是不魯說利然使天下人皆不遺不後利孰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是害事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纔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成事義剛

問學于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餘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先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餘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覆

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蕭

哀公問何爲則民服章

陳仲蔚說何爲則民服及使民敬忠以勸二章先生曰前章據本文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當時哀公舉措之權了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義剛

或問舉直錯枉曰是便是非便是枉盡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爲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鍊錄大此一是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爲直以直爲枉矣明鍊同作。

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徃徃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及是治國之大本而个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个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安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个若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詩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太緊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義到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孝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之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

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明作

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遽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嚢孫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莅之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故得自已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振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

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一之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二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明作

問惟孝友于兄弟可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錄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一个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南升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卓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着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鄉党則不可行於家處鄉党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

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
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銖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
故隨時更變燾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体是變不得底雖
如秦之絶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
依舊廢這箇不得義剛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自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
而未及於文來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如文采然亦天下
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
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
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倜下集註以

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
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簡質耳銖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
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過

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
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
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
駸駸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已其勢然也子蒙

行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肇判
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
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
此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

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丑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簡之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十二會謂之閉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半夜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二陽之月若秦用夏為正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質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質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相克曰取相生又問漢學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即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

一般 夫偽

器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一个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

寓○以下總論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益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个謀要是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寓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滅不得器之問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

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一世萬世中原有定此意合時舉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貢文三統此說極好幹

繼周百世可知秦繼周者也安得為可知然君臣父子夫婦依舊在只是不能盡其道爾淳

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即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賀孫

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

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亲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泉鍇遂削一番王父傅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太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亦是當革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皆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

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類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沒人情底所以為你才犯我法便死更不看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貴議賢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自直做去他亦只為當簡自便計劃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

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太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壞他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為節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太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 僩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庶人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 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十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熹問見義不為無勇莫是連上章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

凡事見得是義便着做不獨祭祀也 賀孫

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賀孫 恪錄別出

子善問見義又爲無勇也曰此直說眼前事若見得合做底事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看則只是知未至若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 恪

語類卷二十四終